

倾城

媚心计

MeiXinJi

蜜思苏 著

【上】

帝业如棋，江山如画。她媚行敌国，为的是一雪国恨家仇，还是寻找记忆深处的那一缕如烟身影？



NLIC2970827106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媚 心 计^上

Mei Xin Ji
蜜思苏 著



NLIC2970827106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媚心计: 全2册 / 蜜思苏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436-8762-2

I. ①媚… II. ①蜜…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1398号

书 名 媚心计

作 者 蜜思苏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刘耀辉 E-mail: liuyaohui0532@126.com

特约编辑 李文峰 史静怡

封面设计 长 虎

版式设计 孙顾芳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3

字 数 4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6-8762-2

定 价 55.00元(全2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媚 心 计

目 录



卷一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

- | | | |
|-------|------|----|
| 第 一 章 | 如狼少年 | 3 |
| 第 二 章 | 清笛慕雪 | 20 |
| 第 三 章 | 青衫袂影 | 32 |
| 第 四 章 | 杏花疏影 | 46 |
| 第 五 章 | 花明月黯 | 55 |
| 第 六 章 | 帝王之相 | 73 |

卷二 笛声三弄，梅心惊破

- | | | |
|---------|------|-----|
| 第 七 章 | 天狗吃月 | 89 |
| 第 八 章 | 李代桃僵 | 103 |
| 第 九 章 | 云际纸鸢 | 110 |
| 第 十 章 | 万山咆哮 | 127 |
| 第 十 一 章 | 灯火阑珊 | 137 |
| 第 十 二 章 | 情为奢念 | 147 |
| 第 十 三 章 | 一望关河 | 179 |
| 第 十 四 章 | 此忆连城 | 192 |

卷三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 | | | |
|---------|------|-----|
| 第 十 五 章 | 青鸟殷勤 | 205 |
| 第 十 六 章 | 鱼传尺素 | 214 |
| 第 十 七 章 | 乱云流水 | 229 |
| 第 十 八 章 | 还君明珠 | 240 |
| 第 十 九 章 | 美人心机 | 257 |
| 第 二 十 章 | 月迷津渡 | 268 |



卷四 我见青山多妩媚，
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第二十一章	碧野青峰	279
第二十二章	笳鼓喧喧	295
第二十三章	灼若芙蕖	307
第二十四章	心雨霖铃	318
第二十五章	凄凄暮角	336
第二十六章	白月明田	346
第二十七章	城下烟波	353
第二十八章	烟火莲灯	364
第二十九章	明珠紫辔	381
第三十章	流霞共酌	391
第三十一章	一片冰心	401
第三十二章	晨光高阙	421

卷五 双燕来时，陌上相逢否

第三十三章	十洲云水	435
第三十四章	满宫明月	446
第三十五章	风刀水寒	461
第三十六章	早朝宣旨	468
第三十七章	假作真时	475
第三十八章	挽断罗衣	484
第三十九章	莫问莲心	497
第四十章	梦里杏花	510
尾 声		514
后 记		516
凤 熙 番 外	失鸾	517

第一卷
春日游，
杏花吹满头





“你个猪狗不如的东西，还敢嚷嚷请郎中？闭上你的臭嘴！再喊就给你勒上马嚼子，当牲口卖了！”

“看你生得齿白唇红的冷艳样儿，又是个碧眼胡儿，正好卖给人家当耍童！契丹狗，让你们夜夜被人骑，生不如死！”

宋国与契丹交界的霸州，山水险峻，两道绝壁崇山之间，一条黑龙河湍急奔流，让这里成了南朝的天然屏障，抵御诸多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

霸州虽然山水险恶，商贸往来却极为兴旺。在一条狭长的地带，布满了来自各国的商人，贩售的货品更是汇集南北，一市尽天下。

这里本是南北两国议定的榷场，可是近年来两国再度撕毁和约，战事又起，所以榷场上就再也见不到契丹的商人。

见不到契丹商人，却并非见不到契丹人。满榷场上，各个人贩子的摊位前都跪满了一溜契丹人，这些契丹人要么是战俘，要么是从打草谷偷入南朝边境时被百姓捉住的。战事残酷，两国互相敌视，宋人恨不得将契丹人全部看做牲口，以泄其愤。

行商扰攘间，缓缓从山口方向驶来一辆驴车。驴车不稀奇，稀奇的是小黑驴的头上顶着碗口大的一朵大红花。随着驴蹄子行在石板路上的嗒嗒声，它头上那朵大红花也跟着颤颤巍巍地摇晃，那做派，活像走街串户的老媒婆儿，煞是惹人眼眸。

一看见这头戴大红花的小黑驴拉着车走过来，满大街的汉子都伸直了脖子去观望，即便驴车已驶过了自家摊位前，还要扭过头去，眼睛黏在驴车的屁股后头不住地瞧。

各家的婆娘却如临大敌，纷纷抄了擀面杖或大水瓢从屋子里头奔出来。河东

狮型的，抡起家把式儿就照着自家男人头上屁股上砸去，吼着：“放着买卖都不做了，看什么看，小心长了针眼！”温婉型的，水袖掩面，嚶嚶哀求道：“相公，切莫顾望，唯恐外人闲话。”

这样一辆让男人瞄、女人号的驴车，当然是出自青楼。

对于自己乘坐的小驴车会引来什么样的效果，车上的人早已见惯不怪。

车窗帘微微挑起，那里头的小姑娘只把一双眼漆般的眸子落在传来的喝骂声的方向，压根儿就没去注意周遭男人和女人的窝里斗。

喝骂声是从一个人贩子的摊位前传来的。人贩子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膀阔腰圆，身上穿着的搭子都勒不住肚皮了，前头露出坨圆溜溜的肚子来，看上去倒更像屠夫。在他跟前一溜跪着十几个契丹人，个个蓬头垢面，身子羸弱，看上去就像屠夫砧板上待宰杀的牲畜。

不过，契丹人就是契丹人，纵然看上去羸弱，可骨架终究是粗大的，跪在那里依旧气势不减。偶然，还会看见他们从蓬乱发丝里透出来的狠狠目光，让人心底活生生打个激灵。

契丹人都是狼，果然不假。

“哟，这个小畜生生得着实不错啊！”

沿街走过来两个阔少打扮的青年男子，一个穿粉，一个着白，都是绸缎的衣裳。两人头上都各歪斜着一顶软胎花翅帽，手上各拎着一把描金彩骨的扇子，一路走来眉飞色舞，瞅着哪个女子好看，也不管人家是未出阁的女儿还是谁家的娘子，但凡貌美些的，俱是放肆调笑。

其中，那个穿粉的一眼就瞄着了人贩子摊位前跪着的契丹人。

一个契丹少年仰起头来，正向那屠夫样儿的人贩子怒目而视，似乎在用契丹话争辩着什么。那穿粉的小子眼睛登时就直了，也顾不得满大街看美女了，三步并作两步就跑到那摊子跟前儿去，伸出扇子，撑起那少年的下颌来。

“这位公子真是好眼力。”人贩子见有客上门，赶紧招呼，“这一拨契丹狗里头，数这个姿色最好！身高力大，却皮软肉滑，白天能干活，晚上还能……啊？哈哈……”人贩子说着，向那纨绔公子猥琐一笑。

纨绔公子仔仔细细打量着那契丹少年，满眼藏不住的贪婪，“他卖多少银子？”

“不贵，纹银二十两。”

那粉衣公子色迷迷地盯着契丹少年，已经不满足于用扇子撑下颌，而是伸了手来摸那少年面颊，“小乖乖，你怎么生了这么副勾人的模样儿哟……啧啧，有了你，还要什么青楼名妓、荡妇娇娃……”

“清笛，莫再看了，脏了眼睛。”

小黑驴拉着的车子里，一个中年妇人伸手拉住了那个撑开窗帘的少女。少女转过头来，一双眼眸宛如黑璃般清亮灵动，顾盼间神采耀人，但凡看了那双眼眸的人，都不禁怦然心动。

单凭这一双眸子，已经足够从万千人中脱颖而出，更何况这少女天生美貌，精致完美的瓜子儿脸，小巧挺括的一管鼻，再配上圆润红嫩的一双唇，真真是让人爱煞。

“客人买雏妓初夜，要的不光是一具干净的身子，还包括所有新鲜的一切，比如你们干净透明的眼睛、柔软青嫩的嗓音，或是初次怕痛而流下的清泪……可以说，客人买的是你们的‘嫩若青枝’。若看多了这市井腌臢事，你的眼睛就不会再这样清澈明亮，初夜的缠头自然也就少了。”

“谨遵郭婆婆教诲。”清笛含笑一福。

“清笛啊，你是掌院最为看重的清信儿，初夜的缠头定然少不了，甚至你挂咱们怜香院的头牌，也是指日可待。”郭婆婆是清笛身边的跟随婆婆，负责照顾她的生活起居，督促她日常习艺。

“是。”清笛乖巧行礼，妙目一转，却依旧瞄着那窗帘外的契丹少年。他有一双碧蓝的眼瞳。

平素看着是普通的黑眸，可是在发怒的时刻，那眼瞳会蓝得摄人心魄。

“啊——啊——救命啊——”陡然一声惨叫扬起，街上顿时大乱。

清笛闻声，掀开窗帘看过去，竟是那契丹少年狠狠咬住了粉衣公子的脖子！显然是粉衣公子欲行轻薄，激起了契丹少年的反抗。

宋人自古礼教严谨，纵然反抗也只会手脚搏击，可那契丹少年的反击法，非不同于宋人，又哪里还像个人？分明是野狼扑向对手，只想一口咬断敌人的喉管！

“放开，畜生，你赶紧放开！否则我宰了你！”人贩子一看也傻了，嘶吼着狼劲拽住粗大的锁链，扯得锁链哗啦啦作响。清笛这才看清，原来那少年的颈上竟锁着一条铁脖套。

人贩子狠狠扯着铁链，那铁脖套就深深勒进契丹少年的颈肉里去，眼见他脖子

上的血管都暴突了出来，可是那家伙竟然还狠狠咬着粉衣公子的脖子，不肯松口。

“松开，你听见没有！”人贩子急了，生怕当街闹出了人命，越发狠劲扯着铁链，手上的皮鞭也劈头盖脸照那少年抽去，粗壮的腿脚也踹了上来。

一线鲜血沿着那少年的头颅流下，染红了他脖子上的锁铁脖套……

在残忍的暴打之下，那少年不得不松了口，却像被惹怒了的野狼一般，猛然回身，朝着那人贩子嘶吼！

就连那吼声，都像极了月夜之下草原上的孤狼。

“天啊，那契丹人真是太可怕了！”围观的宋人都被吓退，胆小的妇人都抱在了一起，俱是满脸惊恐地望着眼前的一幕。

“小畜生，爷爷非活剐了你不可！”那被放开的粉衣公子狼狈跌倒在地，手捂着脖子，指缝间还有鲜血涔涔流下。他面上惊恐得惨白，一双眼睛里却迸射出阴狠之色。

望见这一幕，小黑驴也惊慌得一个劲儿后退，清笛却静静看着眼前的一切，点漆一般的眸子只落在那少年身上。

眼看那粉衣男子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朝那契丹少年扑去，清笛猛地掀了帘子跳下车。

“清笛！”郭婆婆急得在后头叫。

清笛回眸一笑，“婆婆放心。”说着将帷帽上的青纱拉下，遮住了头脸。

“我让你咬！小畜生，我先绞碎了你这张嘴！”粉衣公子此时已变成复仇的恶魔，扑过去一把揪住契丹少年散乱的长发，就要将匕首插进少年的口中去！

可以想见，倘若那匕首真的刺入，少年必是满口鲜血，舌头残破，从此便成了废人。

眼见粉衣公子行凶，周遭宋人虽然心惊，却没人拦着，反倒有人渐渐喊起好来……

“杀了契丹狗！杀！杀！杀！”霸州地处南北两国边境，几乎家家都有被契丹杀死的亲人，所以没人可怜契丹人。

而跪在人贩子跟前的一溜契丹人也个个龇牙嘶吼，像是被惹急了的狼！

眼前情势一触即发，正在对峙中的宋人和契丹人却忽地听得耳畔传来清脆之声……叮当，叮当，随风轻送，声音虽不大，却不被扰攘声所掩盖。

众人不由得循声去看，只见一个穿艳紫襦裙的女孩儿娉婷而来。

她头上戴着帷帽，帽上一圈青纱低垂，遮住了她的面目。青纱底边上，前后左右缀着八枚铜铃，铜铃精致得只有指甲盖大小，随着她莲步轻摇，那铃铛便随风叮当而鸣。

虽然还未见那女孩儿的面目，可单就她行走时的娉婷莲步，再加上那铜铃摇曳而来的风情，便让众人都看傻了眼。

眼尖的，一眼就瞄着了当街停着的驴车，便窃窃私语起来。

清笛隔着纱轻轻一笑，她知道众人对她的出现会有怎样的反应，她的眼睛只隔着青纱去望那契丹少年。

他碧蓝眼瞳凝望着她，眼睛里涌起一丝迷惑。

一个青楼女子，自顾尚且不暇，她走向他来，又是要做什么？

即使穿粉的公子面上凶相毕露，也掩不住他的好色本性，眼见那女子径直朝他走来，也顾不上用匕首刺那契丹少年了，反身眯起眼睛瞄着清笛。

清笛走到粉衣公子跟前儿，曼妙一福，“张衙内可否借一步说话？”

“你认得我？”那穿粉的公子一怔。

“张阁老的公子，奴家岂敢不识？”清笛朱唇轻启，嗓音轻灵如空谷黄莺。

“呵……”张衙内挑着眸子，转头望向跟他一起来的那个穿白的公子，“我今儿的艳福可真不浅，刚刚这小畜生不听调弄，马上来了个美娇娃投怀送抱。”

穿白的公子跟着附和，“留着气力调弄这个雏儿吧，莫与那小畜生动气。”说着便借机拉开了张衙内。

张衙内捂着还在淌血的脖子，斜了眼睛去偷望清笛藏在青纱之下的面容，“小娘子，本公子一旁等你，快些来。”

清笛一笑，“奴家马上就来。”

眼见这场架是打不起来了，看热闹的百姓也就散了。清笛站在人贩子面前，问道：“他卖二十两？”

人贩子赶紧应着，“小娘子，你这是……”人贩子倒还从没见过有清信儿出来买男孩子的，这不合青楼的规矩。

“我手里没有银子。”清笛说着掏出一枚簪子来，“只有这么个玉簪，应该能值些钱，我用它买了他。”清笛一指那契丹少年。

人贩子将玉簪接过去，转身去找人估价。

那契丹少年却仰高了头，朝着清笛一声如狼嚎叫！

那一声，仿佛受了伤的狼在月夜之下的悲鸣，纵是成年男子都惊得心神一凛。

清笛却没怕，反而缓缓蹲下来，眼睛隔着青纱凝视着那少年的眼睛，嗓音温柔如水，却漾满寒凉，“不想死的话，就要学会服从！”

契丹少年一凛，蓝瞳如雪野夜空，紧紧凝视着清笛。

“还有你这双眼睛！发怒便转为蓝瞳……为了不再让人注意到，你最好管好你自己的脾气！”

少顷，人贩子拈着玉簪回来，已是满面堆笑，“这玉簪虽说也不值二十两，但既然是小娘子想买，俺也就卖了！”

清笛淡淡一笑，“好啊。”

这是一柄贡于皇家大内的羊脂白玉牡丹花簪，纵二百金亦不能得，这人贩子却说不值二十两。不过，清笛不在乎，买得那人便好。

人贩子欢欢喜喜地去解那少年颈上的脖套。

“且慢。”清笛燕语莺声说道，“锁着吧。这胡儿不是个乖乖听话的主儿，我得留着这锁链，方好调教他。”

人贩子先是一愣，随即诡秘一笑，“但凭小娘子的吩咐。”便将钥匙给了清笛。

那契丹少年闻言，狠狠咬牙，双瞳凶狂地瞪着清笛。不过，他这次倒是很好地控制了情绪，黑眸没再转蓝。

清笛满意一笑，提着锁链，扯着契丹少年走向驴车，将他锁在车辕上。一见跟那如狼少年肩并肩了，小黑驴都吓得一蹦！

“你等着，我先去应付了那张衙内。”清笛眸子清冷，盯了那少年一眼，转身走回去。

“清笛啊！”坐在车里的郭婆婆已吓得够呛，更是担心清笛应付不了那张衙内。

张衙内是当朝张阁老的公子，平素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每每有官妓入阁老府陪宴，时常被他按倒就行那事……清笛还是个清倌儿，如何应付得了他？

那契丹少年蹲踞在车辕旁，没搭理小黑驴厌恶的眼神，只是眯起眼睛望向清笛那边。

迷惑，一直在他眼中盘旋。

出乎意料的是，清笛到了张衙内跟前儿只是简单说了几句话，道了个万福，便

转身而归。只见她莲步娉婷，摇曳生姿，反衬着后头张衙内那张脸红红白白，好不热闹。

说也奇怪，那张衙内竟肯善罢甘休。

“走吧。”清笛上了车便吩咐车夫。

“他，他呢？”车夫惊恐地盯着还锁在车辕上的契丹少年。

“让他跟着跑。”清笛冷冷吩咐，“拿他当牲口便罢。”

“是。”车夫刘达甩开鞭子。那契丹少年狠狠回头瞪向车内，他的眼神都落进了清笛眼里，清笛却连睫毛都没动一下。

“清笛，你哪里来的银子？”车子发轫，郭婆婆这才问，“你尚未开苞，身上穿的戴的、平素吃的喝的都是掌院的，你自己一文钱都没有啊！”

清笛没出声。

郭婆婆一惊，“难道，你，你将张阁老送你的那枚玉簪……”

“正是。”清笛坦然作答。

“清笛你好糊涂！”郭婆婆急了，“你是未开苞的清信儿，咱们青楼的规矩是要所有客人竞价，价高者得。且莫说那玉簪你就本该上交掌院，就是不交上去也不能花用了，你将那玉簪花用了，就等于你接受了张阁老来梳拢你！”

清笛淡淡一笑，“阁老大人不好吗？都说他权倾天下。”

“阁老大人虽然权倾天下，可是……”郭婆婆私下看看，“可是他毕竟是个老头子了！那些老头子多半身子已经不行，所以他们只能用其他的手段来摧残女孩儿……清笛啊，我知道你心善，可是你为了买下这个胡儿，糟践了你自己啊！”郭婆婆险些急出泪来。

“总归要开苞，哪个男人都一样。”清笛却仿佛事不关己般，淡淡回应。

“……小浪蹄子，早晚叫你落在本公子的掌心里！”小黑驴忌惮着跟它并肩奔跑的“狼”，跑起来一颠一颠的，那张衙内瞄着驴车，不甘地眯起眼睛。

“张兄，怎么放了那小娘子走？”穿白的史公子也翘首望着。

“原是老头子买了她初夜，我又能如何？”

张衙内眼前回荡着清笛的清波倩影，“公子抬爱，奴不敢辞。只是若被阁老知晓奴家与衙内素有瓜葛，想必阁老不会开心。”

“老头子早没了调弄女人的体力，看中的不过是雏儿的首夜。待老头子梳拢了她，她自然再没理由推托，到时，我会将今天的都找回来。”张衙内阴阴发誓，

“那胡儿也在她手里，到时候少不得要来个雌雄双飞！”

“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张兄，好雅兴！”那史公子听得双眼放光，艳羨不已。

那胡儿已是绝色，那雏妓纵然面貌隐着，可是女人之美不仅在美貌，更在媚态，那雏儿还是个清倌儿，行走言语之间已是媚态横生，可以想见也定是尤物。倘若能与这样的一雌一雄同入鸾帐，那该是何等的极乐！

不过……那是前秦帝苻坚享受的待遇，是帝王之幸。史公子转了个眼珠去瞄张衙内，心说：莫非张家早有大逆之心？

小黑驴一路忌惮着契丹少年，不肯好好跑，在外头耽搁的时辰便有些久。

郭婆婆急了，吩咐车夫加速，唯恐误了时辰，回去被掌院责罚。

驴车轧轧经过菜市口，清笛不经意间转头望向车窗外。街口最繁华处，被人安了两座石雕人像，路人都争相朝那石像吐口水，忿恨咒骂道：“呸，卖国贼，咒你生生为猪狗，永世不得超生！”

车夫又甩了个响鞭，小黑驴负痛，撒腿快跑。清笛颠得视野都模糊起来，眼前鳞次栉比的大街、石像与行人，全都融为一体，在她眼前晃荡，晃荡……

“清笛，清笛啊！”郭婆婆的叫声惊得清笛回了神。

“到了，快下车。”郭婆婆在车下伸手搭着清笛，嘱咐道，“赶紧安置了这胡儿，然后主动去跟掌院请罪。”

“你擅自花用了阁老赏赐的缠头，是坏了规矩的，主动认错，才能让掌院宽宥。”

清笛点头，转头望契丹少年，“你能听得懂汉话，却不会说？”

之前他与人贩子始终在用契丹话争辩，清笛注意到了。

少年点头。

“叫什么名儿？”清笛再问。

他眯起眼睛望她，干裂的嘴唇嚅嚅轻动，吐出一个字来：“雪。”

“雪？”清笛挑了挑眉，难得地轻轻一笑。

塞外天地，最轻柔的是雪，最寒冷凛冽的也是雪吧。

孤狼一般的少年，愤怒起来眼瞳就是雪野之上的夜空颜色。他叫雪，说明他该是一头碧瞳白毛的狼吗？

“我喜欢这名字。”清笛缓缓抬头，“不过只许我一个人知道，不许再告诉旁人。若是旁人再问起你的名字……”清笛沉吟了一下，“你在家行几？”

少年眼中迷惑又现，“六。”

“好，就告诉旁人，你叫小六。”清笛笑起来，拍拍他面颊，轻启朱唇，“记住，你只是我一个人的雪。”

清笛含笑转身而去，铜铃轻响。雪望着她娉婷背影，怔住了。

春风斜飞入勾栏，轻掠乌瓦，杏花满头，点点琼花轻敲着怜香院掌院浣娘的窗棂。

窗外一片春光，窗内却是一片肃杀。

清笛跪在青砖地上，郭婆婆侍立一旁。

上首紫檀官帽椅上坐着怜香院掌院浣娘。她一身儿紫红掐牙子的裙子，外头罩着满地金的团花褙子，珠翠满头，顾盼神飞里却目光如刀。

她身旁一溜站着八个使唤丫头，做派宛如诰命夫人。

听完了郭婆婆的回禀，浣娘没急着说话，只掀开盖碗抿了口茶。茶碗随即被放回紫檀茶几上，发出咣的一声，清冷空洞得让人骨头都跟着一抖。

“哎哟哟，清笛姑娘赶紧请起，我可不敢受清笛姑娘的跪。”浣娘满脸堆笑，可在场的人却都只觉心底爬起寒气。

“妈妈真是折杀女儿。”清笛赶紧叩头。

“可千万别这么说。清笛姑娘天生丽质，虽说现在还是清倌儿，可是早有王孙公子踏破了门槛，如今又自己攀上了阁老大人这根高枝儿，我这个婆子哪儿还敢当你的妈妈？”

“本来我是想好了的，给清笛姑娘好好挑个如意的郎君来梳拢，初夜当晚怎么也得像亲生女儿出阁一般地好好操办操办。可是现在看来，不必了，清笛姑娘哪里还需要我来帮着找个如意郎君，清笛姑娘已经自己选定了阁老大人了。”

按青楼的规矩，清倌儿的第一个客人必须得由老鸨择定，清倌儿不准选客。

“妈妈，是女儿错了。”清笛赶紧再叩头。

“掌院，是仆妇提点不周。清笛这孩子不懂梳拢的规矩，只是发善心，以为那东西能救人一命……”郭婆婆素知浣娘脾气，生怕清笛获罪，便将那事情首尾说了一遍。

“哦？原来清笛姑娘都会给自己买相好了！”浣娘冷笑，“你把个小子带回院子里来，这又是什么规矩？看来我怜香院的规矩都不必守了，但凭清笛姑娘自己做主便是！”

“掌院，都是仆妇的错……”

“你知道就好！”活娘猛地回头，扬手就抽了郭婆婆一记耳光！

“养着你们这帮人老珠黄的，是干什么用的？让你们跟在姐儿们身边，提醒着她们守规矩，不要行差踏错！如今倒好，你们反倒纵容、挑唆着她们坏了规矩。”

“怎么着，巴望着她们一个个儿地当了妖精，然后你们正可以借着出头？”活娘怒吼，“做你们的梦！老娘活着一天，你们谁都甭想！”

“掌院，仆妇不敢，不敢……”郭婆婆落下泪来，脸颊上已带了通红的五根手指印子。

“妈妈，不干郭婆婆的事，一切事情，都是女儿自作主张。郭婆婆有拦着女儿，是女儿不听奉劝！”清笛连忙护着郭婆婆。

“你护着她？好，妈妈给你这个面子。”活娘森冷扬声，“来啊，把那小子卖到南风院去，那边正好缺新鲜的小子呢！”

“哟，果然生得标致，怪不得连我们未破身的清笛姑娘都动了心。”小六被带了上来，活娘上一眼下一眼地望着他，面上也浮起笑容。活娘是风月场上的老手，自然明白这孩子是能卖个好价钱的。

宋人男子多文弱，难得这孩子眉目秀美，却生得英武的身子，骨架匀称，肌理紧致，柔嫩之外却天生有股子邪肆的霸气。

“清笛姑娘，眼力着实不错，这孩子调教好了，会是个人间绝色。”活娘笑。

小六眯着眼睛瞪着眼前的老女人，瞳光渐渐转蓝。

“是吗？”清笛含笑走过来，挡在小六身前，“妈妈您说，是他美，还是我美？”

“哦？”活娘被问得愣了愣。

“他纵然标致，又怎及女儿万一？南风馆头牌小信的缠头，又哪里比得上姐姐们缠头的十中之一？”清笛不急不忙，轻吐莺声。

“你想说什么？”活娘目光冷下来。这丫头是她亲手调理大的，活娘如何不知她笑得越甜的时候，就越是倔犟！

清笛笑着，轻轻握住小六的手，“这孩子是我买来的，我就得护他周全，否则便任凭他被人买去欺负就好，又何必将他拢到我身边儿来？”

小六感受到掌心里的柔腻，再度迷惑地垂眸望向清笛。她明明那么娇小，头顶方到他肩膀，她却护着他，管他叫“孩子”。

清笛抬眸，迎着小六的凝视，道：“妈妈，女儿自知改变不了您老的决定……”

清笛眼中柔波似水，面上笑靥如花，却猛地一把扯下发上的银钗，钗尖儿直冲